

林慶彰／主編 第九輯

經濟學研究論叢

經濟學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經學研究論叢

◆第九輯◆

林慶彰主編
張穩蘋編輯

臺灣 學生書局 印行

經學研究論叢・第九輯

林慶彰主編．— 初版．— 臺北市：臺灣學生，
2001[民 90] 面：公分

ISBN 957-15-1062-9 (平裝)

1. 經學 — 論文，講詞等

090.7

90002500

經學研究論叢・第九輯 (全一冊)

主 編 者：林 慶 彰
責 任 編 輯：張 穩 蘋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發 行 人：孫 善 治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臺 北 市 和 平 東 路 一 段 一 九 八 號
郵 政 劃 撥 帳 號 0 0 0 2 4 6 6 8 號
電 話：(02) 23634156
傳 真：(02) 23636334

本書局登
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 刷 所：宏 輝 彩 色 印 刷 公 司
中 和 市 永 和 路 三 六 三 巷 四 二 號
電 話：(02) 22268853

定價：平裝新臺幣四〇〇元

西 元 二 〇 〇 一 年 一 月 初 版

09007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ISBN 957-15-1062-9 (平裝)

編者序

本期稿件須特別加以說明者如下：

在蒐集經學資料的過程中，有些論文因原發表的期刊非常罕見，學者一直無法找到。如張西堂的〈三國六朝經學上的幾個問題〉，發表在《師大月刊》第十八期，該月刊流傳不廣，臺灣各圖書館並未收藏。爲了讓這些論文能爲廣大的讀者利用，我們擬將此類論文重刊出版，年中委託北京大學中文系漆永祥教授印得張氏論文，於本期〔經學總論〕一欄刊出。

在《春秋三傳》研究方面，抗戰期間，楊樹達作《春秋大義述》，主要在鼓舞民心、激勵士氣。胡楚生教授作〈楊樹達《春秋大義述》析評〉一文，從篇目之安排、大義之彰顯、論斷之依據、微旨之寄寓等四點來分析楊氏書的內容，以彰顯楊氏撰寫該書之用心。

在《四書》研究方面，佐野公治教授有《四書學史研究》一書，討論《四書章句集注》以來各種《四書》詮釋書的歷史，爲了讓讀者能瞭解該書之內容，請大阪大學碩士張文朝先生先將該書之第四章譯爲中文。

在《孝經》研究方面，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古勝隆一先生，現正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研究，賜來〈略讀《御注孝經》日本藏本〉一文。大陸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彭林教授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點校之《點校補正經義考》《孝經》部分有疑誤者提出檢討，兩文對《孝經》研究都有貢獻。

除上述賜稿者外，其他賜稿者如陳彝秋、楊菁、陳恆嵩、陳明義、陳文采、陳秀琳、陳明恩、鍋島亞朱華、張穩蘋等，及撰寫「出版資訊」的劉安剛、許馨元、陳邦祥、謝旻琪、葉純芳等數位學弟，在此一併感謝。

二〇〇〇年九月林慶彰誌於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經學研究論叢 第九輯

目次

編者序.....	林慶彰	I
【經學總論】		
三國六朝經學上的幾個問題.....	張西堂	1
唐代科舉與經學.....	陳彝秋	27
論《朱子全書》與《性理精義》之編纂特色.....	楊 菁	39
【尚書研究】		
劉三吾編纂《書傳會選》研究.....	陳恆嵩	57
【詩經研究】		
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初探.....	陳明義	95
黃節及其對《三百篇》詩旨的闡述.....	陳文采	121
【三禮研究】		
左還右還後說圖錄.....	陳秀琳	145
【春秋三傳研究】		
魏晉南北朝《春秋》學初探——以史籍所錄《春秋》類著作為例.....	陳明恩	163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析評.....	胡楚生	213
【四書研究】		
《四書》註釋書的歷史.....	佐野公治著・張文朝譯	229

【孝經研究】

日本所藏《御注孝經》略說	古勝隆一	275
《點校補正經義考》第六、七冊《孝經》部分標點疑誤	彭 林	287

【日本儒學】

履軒先生之經學	狩野直喜著・鍋島亞朱華譯	295
---------------	--------------	-----

【專題書目】

經學博碩士論文目錄（民國 88、89 年）	張穩蘋	301
-----------------------------	-----	-----

【經學會議】

首屆海峽兩岸青年《易》學論文發表會	編輯部	315
-------------------------	-----	-----

【出版資訊】

周易概論（劉大鈞）	劉安剛	319
周易象說（錢世明）	許馨元	320
出土簡帛周易疏證（趙建偉）	許馨元	321
詩經名物新證（揚之水）	陳邦祥	322
詩經名物新解（李儒泉）	謝旻琪	323
春秋胡氏學（宋鼎宗）	葉純芳	323
春秋經傳研究（趙生群）	葉純芳	324
新譯春秋穀梁傳（周何注譯）	葉純芳	325
論語體認（姚式川）	劉安剛	326
宋明の論語（松川健二）	編輯部	327
爾雅譯注（胡奇光、方環海）	陳邦祥	327

【附 錄】

《經學研究論叢》撰稿格式	編輯部	329
--------------------	-----	-----

三國六朝經學上的幾個問題

張西堂

三國六朝三百餘年期間，是經學上發生很大變遷的一個時代。這時今文經學的流傳漸漸減少，古文經學的流傳也頗改舊觀，博士由分經而不分經，經傳本文則多由分而合，經的解釋由簡而繁，由集解式演進到義疏式，說經之義則更雜以玄學、佛學的色彩，直以「玄」、「佛」的眼光來說經。這種種變遷，比起後漢經學今古的紛爭與雜糅，比起唐、宋《五經正義》之統一及其反動，其花樣之多，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這時期的經學，從表面上看來，不及漢、宋兩代之興盛，所以從來不爲人所注意；不惟不爲人所注意，有些地方簡直爲人所誤解。例如《隋書·經籍志》以爲「晉時，……《穀梁》范寧《傳》……俱立國學」，《北史·儒林傳》以爲「《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陸德明《經典釋文》說「《齊詩》，魏代已亡」，皮錫瑞《經學歷史》直以李業興素不玄學，爲「北重經學，不雜玄學」之證。這些說法，都是不合乎當日的實際情形的。從唐、宋的學者一直到清儒，對於三國六朝這一時代的經學，頗有無法掌握當日之真相的，這可以說是件怪有趣味的事情！

在這一篇文字之中，對於這一時期的經學尙無法加以詳整的敘述，現在所要說明的只是關於這時期的：

- (1)所謂玄學對於經學的影響。
- (2)魏、晉以降太學博士的增損。
- (3)經傳的分合與經傳的集解。
- (4)義疏的興起與義疏的內容。

(5)所謂三傳之學及其他。

爲節省篇幅起見，對於上列的六項，也只是略說而已，其有不備之處，則亦惟有俟諸異日也。

一、所謂玄學對於經學的影響

三國六朝本是「儒」、「玄」、「文」、「史」並行發達的時期，經學的發展受「玄」、「文」、「史」的影響是極其顯明的。建安時代的文學、正始時代的玄風所給予經學的影響，在干寶《晉紀·總論》說：

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讀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儉。（〈晉書武帝紀〉作「檢」）

《晉書·儒林傳序》說：

有晉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

《宋書·臧燾徐廣傳隆列傳論》說：

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人重異術，……自黃初至於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

《南齊書·劉瓛傳論》說：

江左儒門，雖參差互出，於時不絕，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問業，服膺典藝，斯風未純，二代以來，爲教衰矣！

《南史·儒林傳序》說：

自魏正始以後，更尚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業，……自是中原橫潰，衣冠道盡，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

以上所謂「魏氏膺命，主愛雕蟲」，「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問業」，足見玄學、文學之風之盛，竟使「百餘年中，儒教盡矣」，其變遷真可謂劇烈了！

但是所謂玄學也者，最初固指《老》、《莊》的玄虛之學，後來又指三玄（《老》、《莊》、《易》）而言，後來實又兼指佛理而言。（詳見《高僧傳》、《出三藏集記》等書）魏、晉之際，如何晏、王弼等人以《老》、《莊》之旨說經，這裏且不詳細說他。《南史·儒林列傳》說是：(A)「伏曼容，……善《老》、《易》，……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B)「子（伏）嘏，……幼傳父業，能言玄理」。(C)「嚴植之，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D)「太史叔明，少善《莊》、《老》」。(E)「全緩，……通《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推之」。(F)「張譏，……篤好玄言，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G)「顧越，……特善《老》、《莊》，尤長論難」。(H)「龔孟舒，亦通《毛詩》，善言名理」。可見後來南學實深受《老》、《莊》的影響。但是佛學對經學之影響，其程度決不亞於《老》學，這是必不可忽視的。《宋書·隱逸傳》說：

周續之，字道祖，廬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眾。續之年十二，旨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並緯候，名冠同門，號曰「顏子」。既而閒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

范甯門下的「顏子」，善講〈喪服〉的雷次宗，都是釋慧遠的弟子。而范甯本人，據《世說新語·言語篇》說：

范甯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眾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

「世尊默然，則爲許可。」眾從其義。

也與佛學是有交涉的，可見當日的經生對於佛學關係的密切。（尚有他證）

梁武帝是提倡經學的人，而「兼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復數百卷，聽覽餘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眾常萬餘人」。簡文帝著有《法寶連璧》三百卷，元帝著有《內典博要》一百卷，〈昭明太子傳〉說：「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眾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絕，太子自立『三諦法身義』，並有新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①，皇侃《論語義疏》說：

周、孔之教，不得無殺，因殺止殺，故同物有殺也。（〈述而篇〉）

外教無三世之義，見乎此句也。周、孔之教，惟說現在，不明過去未來。

（〈顏淵篇〉）

孔穎達〈周易正義序〉說：

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玄之又玄，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

這都足以得見南方經學受佛學的影響。北方之於佛、《老》，其情形也相同，現在多舉條證據來說：

（1）《魏書·釋老志》：「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逕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帝好黃老，頗覽佛經。……太宗踐

① 詳見《弘明集》卷11。

位，遵太祖之業，亦好黃、老，又崇佛法。」

(2)同上〈世祖紀〉下：「太平真君……三年，春正月甲申，帝至道壇，親受符錄，仿法駕，旗幟盡青。」

(3)同上〈高祖紀〉下：「雅愛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讀《莊》、《老》，尤精釋義。」

(4)同上〈世宗紀〉：「雅愛經史，尤長釋氏之意，每至講論，連夜忘疲。」

(5)同上〈刁雍傳〉：「好尚文典，……篤信佛道，著《教誡》二十餘篇。」

(6)同上〈盧玄傳〉：「元聿第五弟元明，……性好玄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

(7)同上〈趙柔傳〉：「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

(8)同上〈程駿傳〉：「師事劉昞，……駿謂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經世，駿意以爲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之順矣。』」

(9)同上〈崔光傳〉：「肅宗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剖列，每爲沙門朝貴請講《維摩詰》、《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爲二經《義疏》三十餘卷。」

(10)同上〈裴叔業傳〉：「植字久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即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

(11)同上〈高崇傳〉：「子謙之，……專意經史，……好文章，留意《老》、《易》。……涼國盛事佛、道，爲論貶之，……當世名士，競以佛理來難。」

(12)同上〈鹿念傳〉：「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

(13)同上〈儒林傳〉：(A)「劉獻之，……每講《左氏》，盡隱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六藝之文，雖不悉注，然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注《涅槃經》未就而卒。」(B)「孫惠蔚，……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C)「盧

景裕，……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D)「李同軌，……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

- (14)《北齊書·杜弼傳》：「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詔答云：『……卿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棲儒門，馳騁玄肆，既啓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
- (15)同上〈崔暹傳〉：「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寶蓋贊唄送至館焉。」
- (16)《周書·蘇綽傳》「少好學，博覽群書，……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
- (17)同上〈薛善附傳〉：「太祖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內講說，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是四方競爲大乘之學。」
- (18)同上〈儒林傳〉：(A)「盧光，……解鐘律，又好玄言，……撰《道德經章句》行於世。」(B)「沈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無不通涉。」
- (19)《隋書·張照傳》：「父羨，……撰《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十二篇。」
- (20)同上〈長孫熾傳〉：「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爲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
- (21)《北史·儒林傳》：(A)「辛彥之，……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竝十五層。」(B)「何妥，……撰《莊子義疏》四卷，與沈重等撰《三十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

據以上所列看來，北學窮經之士之兼善釋、老的，真是其數非一，〈儒林傳〉中的人物有劉獻之、孫惠蔚、盧景裕、李同軌、盧光、沈重、辛彥之、何妥等輩，盧、何對於《莊》、《老》並有著述，北之經學亦雜玄學，其證據是再顯明也沒有了。皮錫瑞等據李業興一人之「少爲書生，止習五典，……素不玄學，何敢輒酬」，而抹煞其他的證據，這種說法，並不合於當日的實際情形。《魏書·釋老志》說：

「世祖即位，富於春秋，既而銳志武功，……帝既忿沙門非法，……詔誅沙門長老，焚破佛像。」《周書·武帝紀》說：「（建德三年）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在北朝，所謂佛教的三武之厄已佔有其二，這有的固然是因為三教之爭，而所謂玄學—道、佛之學—仍極興盛，則是很明顯的事實。因為南、北兩方的玄學都極盛，所以成為：

- (1) 六朝義疏發達的原因之一。因為義疏多用講疏之名，或是受佛教說法的影響而然。
- (2) 北學之併入南學的原因之一。因為南學固然極具玄學色彩，北學也是傾向於玄學的。
- (3) 《周禮》、《儀禮》之學不甚發達的原因之一。因為《周禮》、《儀禮》說理的地方較少，並不合於談論之風。^②
- (4) 三國六朝學者思想自由的原因之一。因為玄學之風既盛，而學者對於疑經疑聖無可顧慮。

前人只認為三國六朝的學風與「玄」有關係，而不甚理會其與「佛」亦有相當的關係，所以不知義疏的發達是多少要受佛教說法的影響的。他們既認為北重經學不雜玄風，所以以為北學併入南學，只是北學嚮慕南學的緣故，而不知二者既道一風同，自然有此傾向。《周禮》、《儀禮》之學不甚發達，當時學者思想之極自由，在他們既不甚注意，更不說其因果了！這些且待下面再為申說。

史學的發達，在後漢已然，據清儒姚振宗《補後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已可分十五類之多。在姚氏的《補三國藝文志》，關於史學的著述，著錄的有一八四部；黃逢元的《補晉書藝文志》，關於史學的著述錄有三二一部，四五八九卷。錢大昕《元史藝文志》說：「自劉子駿校理祕文，分群書為六略，是時固無四部之名，而史家亦未別為一類也。〔晉〕荀勗撰《中經簿》，始分甲乙丙丁四部，而子猶先於史。至李充重分四部，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而經史子集之次始定。」史學在三國六朝時之發達，真是附庸蔚為大國，使目

② 《世說新語》卷 2：「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足為《禮記》與玄相近之證。

錄的分類，由七略而四部，其影響於經學的，當然是很可觀的。朱彝尊《經義考》上說：

胡一桂曰：「干寶《周易傳》十卷，宣和四年蔡攸上其書曰：『其學以卦爻配月，或以配日，時傳諸人事，而以前世已然之跡證之，訓義頗有所據。』」

這是以史事說經，足以證明者一也。《宋書·隱逸傳》說：

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時國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

「凡四學並建」，此足為證明者二也。史學的發達，使當時人士多了一條治學的出路，經學的發展自當受其影響，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二、魏晉以降太學博士的增損

後漢的十四博士分掌今文諸經，這在《續漢書·百官志》有很顯明的記載。魏、晉的博士，據《晉書·職官志》說：

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江左初，減為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為十一人，後又增為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

據《宋書·百官志》說：

博士魏及晉西朝置十九人，江左初減為九人，皆不知掌何經。

《魏志·杜畿傳》注引魚豢《魏略·儒宗傳》說：

樂詳，黃初中徵拜博士，於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

《魏略》與《宋書》所說，都是較早的記載，不得其詳。《魏志·文帝紀》謂：

黃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穀梁春秋》博士。

《魏志·王肅傳》謂：

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

據這兩處所說，則魏代的博士，有掌《穀梁春秋》及王肅所注的八經的。《晉書·荀崧傳》說：

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疏曰：「……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註眾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今計古，猶未能半，……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果行。

如若依此及《晉書·百官志》、《宋書·百官志》之說，則是晉承魏制，魏的十九博士似有分掌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所注的各經的。不過這十九人之分掌何經，現在實在很難以詳細的確定。王靜安先生在他所著的〈漢魏博士考〉上說：

〈王肅傳〉明言其所注諸經，皆列于學官，則鄭注五經，亦列於學官可知。然則魏時所立諸經，已非漢代之今學，而爲賈、馬、鄭、王之古學矣。……今以荀崧所舉數家，與沈約所舉魏博士員數差次之，魏時除《左傳》杜注未成，《尚書》孔傳未出外，《易》有鄭氏、王氏，《書》有賈、馬、鄭、王氏，《詩》及《三禮》鄭氏、王氏，《春秋左氏》服氏、王氏，《公羊》顏氏、何氏，《穀梁》尹氏，適得十九家，與博士十九之人數相當。沈約之說，雖他無所徵，蓋略近之矣。此十九博士之中，惟《禮記》、《公》、《穀》三家爲今學，餘皆古學，於是西京施、孟、梁丘、京氏之《易》，歐陽、大、小夏侯之《書》，齊、魯、韓之《詩》，慶氏大戴之《禮》，嚴氏之《春秋》，皆廢于此數十年之間，不待永嘉之亂，而其亡可決矣。學術變遷之在上者，莫劇于三國之際，而自來無能質言之者，此可異也。

這裏所謂「學術變遷之在上者，莫劇于三國之際」，這話是一點也不錯的；因爲王肅所註諸經皆列于學官，只此一點已足證明其變遷之劇。但是這裏王靜安先生所列的十九博士，也只能說是「蓋略近之矣」，因爲：

- (1)據〈王肅傳〉來說，他所註的《論語》，也「皆列于學官」，江左博士減爲九人之時，《孝經》、《論語》尙且列于學官，然則王肅所注《論語》之列學官，在他本傳所說的應當是事實。現在于十九博士中不列王注的《論語》，是否合于當日實際的情形，是很有疑問的。
- (2)據《南齊書·陸澄傳》，陸澄與王儉書說：「《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又有無經者故也。」服虔之注，既如此之不便，服氏之注，也未必爲當時所重；當日王肅既善賈、馬之學，則是十九